

## ■ 故事

## 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你干什么来了”

■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

2025年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即将拉开帷幕,日前,在广州美术学院举办了一次有关策展问题的漫谈,本次双年展以一句看似随意的问候“嗨,你干什么来了?”作为主题,总策展人冯博一将其解读为一种双关:既是日常的亲切问候,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审视,深层的含义在于试图撕开双年展惯有的晦涩难懂的宏大叙事,让艺术展览回归更直接、更鲜活的表达。

“嗨,你干什么来了?”的巧妙之处在于其开放性。它既可以是澳门街头一句随意的搭讪,也可以是任何管理空间保安人员的盘问,甚至延伸为对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但这种“以小见大”的策略对双年展的策划也是一种挑战:似是而非的主题可能容易导致作品关联的松散。正如冯博一坦言,部分参展作品并非全新创作,而是旧作重新解读。因此,作品必然在与主题的勾连方面,需依赖策展人的“强阐释”,由此而引出另一种潜在的风险:这种“强策展”是不是一种必要的妥协,是否也存在对艺术家主体性的削弱?又是一个更值得探讨的话题。

本次双年展的另一亮点是对展览空间的颠覆性设计。策展人刘钢一再强调“策展人要用空间策展”,因此,这次策展



■2025年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策展问题漫谈现场。

团队将澳门艺术博物馆转化为20个“空间插件”,如过道、公共厕所、通道、夹角、宫殿、迷宫等,试图以日常场景重构观展体验。这种设计试图挑战传统美术馆“白盒子”的冷漠感,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说“把一个美术馆变成非美术馆”是本次特别有趣的地方。

笔者简单理解即抛弃过去艺术作品被刻意展示的环节,而营造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真实”空间。如此被制造出来的“真实”所形成的美学反差,当然一定程

度会具有趣味性,但同样面临另一种风险:当“仿真”的社会空间被作为艺术展示时,是否容易仅仅停留在观众猎奇式的景观化视觉消费的满足?

这次双年展尤为有趣的应该是来自香港的艺术家林岚被安排在真实厕所中呈现作品。“厕所”与“艺术”关联的事件并不是少见,最早的当然可以追溯到杜尚的《泉》,他把“小便池”的“文化属性”对抗当时展览的语境,运用起来有着难以辩驳的效果(详情在此不再赘述),此

外,在厕所出现艺术品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比如油画家谢楚余的作品就曾被大量复制粘贴在各种洗手间里。那么,林岚要把厕所变“展厅”,她回应的似乎也应超越厕所偶遇的“咦,你也来了”的尴尬式打招呼,她会否基于双年展的语境,提出更深刻的思考?(正如她不一定喜欢在厕所做作品的这一安排)。在观众看来,除了视觉反差形成的趣味性,如何能感受到深层的含义也是值得期待的。

“嗨,你干什么来了?”或许不仅是策展人对观众的提问,也是对双年展自身的质询,更是对艺术从业本身的反思,在展览泛滥的今天,双年展的价值应该如何凸显?在社会复杂变幻中,艺术家又何为?应是本次展览的内核思想。

但无论如何,冯博一团队的努力值得肯定:他们以空间实验对抗陈规展示,以幽默消解严肃,以日常语言消解学术晦涩,以社区参与挑战精英主义。好的双年展应当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时代的复杂光谱,而非提供标准答案。2025年澳门双年展的尝试,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在“精致而晦涩”的展览潮流中,仍有策展人愿意冒险,以幽默与挑衅的姿态,既向每一个参与者追问,也对每一个艺术从业者追问。

但话说回来,本次双年展强调“在地”性的纯粹,假如把主题换成粤语发音:“Hi,点解你嚟咗?”会不会又不一样?

## ■ 观点

##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画家深入传统而跳不出来

■著名美术史家 陈传席

石涛说的“笔墨当随时代”,似乎是质疑的提法。石涛的笔墨就没有随“时代”,清初的时代笔墨是“四王”一系,他就没有随之,相反对“四王”一系笔墨不敢越“南宗”一系雷池而大加嘲讽。他说:“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万点恶墨,恼杀米颠,几丝柔痕,笑倒北苑……”这都是针对“当代”的流行笔墨而言的。

清代画道衰落,“四王”一系并没有创造出宋、元那样的高峰,可能和他们笔墨未随古代有关。“四王”口中说的是学古代,画论中也提古代,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学古代。王时敏学的是和他同时的董其昌,后“三王”学的是王时敏和董其昌。他们所谓学古代其实都是学董。从明末的董其昌到王时敏,再到王鉴、王石谷、王原祁,再到“小四王”“后四王”,都是“笔墨随时代”的,不是逆向

学古代,而是顺向学时代(当代)。

为什么笔墨不能随当代(时代),而非要随古代呢?其一,当代的笔墨良莠不分,未经过历史的筛选,你学的可能是垃圾;其二,即使你学的是优秀的笔墨,而当代的笔墨为当代人所常见,你学了,就容易千篇一律、千画一面;其三,当代人笔墨又分两种,一是传承古代的,二是创新的。学当代人传承古人的,不如直接学古人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故为其下。学创新的,当然学得好也未必不可。齐白石成功了。很多人学齐,形成齐派,但超过齐白石的就十分少,甚至不可能。还有些所谓创新的笔墨,未经时代的检验和过滤,未必是优秀的笔墨,那么,学习了,问题就更大。古代留传下来的优秀作品都是历经筛选,以及历代专家公认的。所以,一般不会学坏。学得正确,绝对不会坏。

西方画要技术,中国画要功力,功

力是技术的升华。和中国的武术一样,要想有功力,就必须按传统的套路去练,否则永远不会有功力。

进入传统,出不来怎么办?这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八大山人的画,笔墨功力最深厚,个人风格也最强烈。八大山人进入传统最深,他笔笔入古人,笔笔出古人。黄宾虹笔笔来自传统,但笔笔有新意。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书画家深入传统而跳不出来的。所谓进去,就是把传统学到手,只要有思想,只要生活在新时代,用传统的手法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必能创作出新的精神。

经常看到一副对联:“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不随流俗转”,就是不同于流行风气,这流行风气都是当代的。“学到古人难”,即学到真正的传统难。唯难而能之方可贵。

优秀的书画家必须学到古人的笔墨传统——这是功力的根本,再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因为要表现新的时代

精神,古人的笔墨又不够,这就必须充实加强古人的传统笔墨,然后又成为新的传统。传统也在流变,犹如长江浩荡,每一处水质、水波、深浅、宽窄、缓急,都有区别,但源头是不变的。源头的水来自雪山,雪山也是大自然的积化。但没有这个源头,就没有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长江。

源头一断,主流就干了,支流的水有限,不但无助于主流,而且不久也会干枯。你不要这个长江,重新挖一条新流,能和长江比吗?

早在南北朝时,姚最就提出“质沿古意,文变今情”。元朝的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说:“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接着又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然古法终不可失也。”字体可变,但用笔(即笔墨传统)千古不变。“古法一变”,是指字势变了;“古法终不可失也”,即笔墨当学古代也。

## ■ 回望当代

■知名版画家 李喻军

最近,网络上对于版画与数字版画的概念争论不休,上两星期,新快报《收藏周刊》专门策划了有关“数字印刷算不算版画”的专题,这对版画讨论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怎样才算版画,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般来说一切版画,广义上来说都与印刷有关,都属于印刷品的范畴,都是利用了过去的时代最先进的印刷技

## 数字版画争议再探

术。但能称之为版画艺术品的,我认为必须有如下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版画的版就是印版,因此,原印版必须为创作者亲自创作、并在技术上亲自操作或指导下完成的。当时代数码印刷技术的发展,在印刷上可以省略制版直接印刷,所以,数码图像必须由艺术家原创。原创数码图像不是简单的高清扫描复制。

第二,印制的版画作品必须有严格的限量,一般30张以下,为具有收藏价

值和价位的判断的上下界限。

第三,销毁印版/母版,这是确保版画艺术品的最核心、最具法律和道德约束力的手段。在完成预定数量的印刷后,艺术家或在其授权监督下,会将制作该版画的印版(如铜版、石版、丝网版等模版或数字母版)进行销毁或永久性标记(如打孔、刻划“X”)。这个过程有时会公开举行或由权威机构见证。销毁母版是向收藏家保证该版画不会再被加印的最有力证明。

举例:如果某艺术家对自己过去创作的版画作品进行数字高清复制时,所产生的就是数码印刷品,即使原作是版画,也不能称之为数字版画,即使是限量数码印刷签版,也只能称之为限量高清印刷品。但如果创作者再在这张版画上进行第二次的数字创作,并赋予了新的视觉形式、情感观念表达和当代特征,并按版画艺术品的要求限量签版输出、销毁母版和数字母版才可成为数字版画。